

抒怀



车行至厦蓉高速湘南段,我仿佛遁入仙境。

雨后初歇,青山连亘,云雾缭绕,活脱脱一幅“雾锁山头山锁雾”的写意画。云海茫茫,如梦如幻,它忽聚忽散,缥缈如烟,我却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它的清新、它的凉意。

白,纯白。

转头而下,重返人间,一片清新的绿让人心旌摇荡。草塘被风吹拂,就像绿色的浪,绿得发光,绿得鲜亮!

绿,森绿。

看那一山的绿,仅仅是远观,心境便会悠然。那架在半山腰的高速桥,我们方才驶过的地方,在这白与绿的纷呈里若隐若现!

这就是古朴而宁静的沙洲村啊!一个远在湘南大山深处的小山村,被

# 春风吹绿沙洲村

长沙市作协会员 左琦

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惦记着。

1934年长征途中,3名女战士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,临走时,她们把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。

“半条被子的温暖”专题陈列馆里,一张发黄的1984年11月14日的《经济日报》赫然在目。“当年赠被情意深如今亲人在何方”,这篇文章寄托了徐解秀老人对3位女红军的无限惦念,几多怜惜。可以想见,从1934年分别后的每一年冬天,这位老人都会在清冷的夜里,回想起这一年直抵心间的温暖,她早已把她们视作至亲,迫切地想知道3位女红军的下落,四处打听,竭力寻觅。

在饥寒交迫、生死攸关的时刻,一份军民风雨同舟、血脉相通的鱼水之情让无数人淌下热泪。故事历久弥新,化作无形的精神路标,传遍大江南北。

一栋栋修葺一新的民居很是醒目。黑白映画,青砖青瓦,亭山有意,

草木有情,不娇柔,不造作,沉淀着守拙的民风。走过的每一条小巷,看过的每一面墙,在明朗素雅的景致里,是一派清新无比的绿意。

徐解秀老人的故居已承接多年风雨。几间老屋镌刻着几代人的记忆,更见证着祖祖辈辈历经的沧桑巨变。古旧的屋内,窄小破旧的木床上铺着草席,无声的事物向人们讲述着有声的故事。徐解秀的小儿子朱中雄老人已84岁,他佝偻着背,声音却清脆洪亮。他清楚地记得,2020年9月16日,在湖南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前往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,重温“半条被子的故事”。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、自豪的笑容,恰似一缕春风,善良淳朴,简单满足。

太阳追着绿色奔跑,树叶在阳光下闪烁着明亮的光芒。醉人心脾的绿,万物跟着明亮起来。活在有爱的人世间,滋生出面对生活的无穷力量,那是生命最美的底色。

感悟

母亲日渐苍老、佝偻的身影像针一样刺痛了我,总想说什么,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
母亲不识字,完全不会打扮,甚至弄不清长沙与湖南的区别。我从小就嫌她土气,总不大愿意亲近她,即使每次吃饭的时候,也宁意坐在身着制服,显得帅气的父亲旁边——尽管他时不时会修理我一顿。她却并不在意。

我更厌烦母亲的唠叨。每每参观过学霸们的奖状墙后,她就要喋喋不休:“瞧瞧别人家的孩子,多出息,赶明儿你也给我长长脸……”如果是吃完升学宴回来,也会捎上一句:“你倒是学学人家的孩子,将来考个好大学!”我终于恼了,针锋相对地回应道:“别人家的妈妈可不像你这样烦人!”她顿时愣在了那里,良久才默默走开……

我终究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孩子,她也没有成为别人家的妈妈。我到底还是上了本市的一所专科学校,自然不足以摆酒庆贺。临行前晚,母亲深夜才睡,在昏黄的灯光下,她将早已整理好的行李检查了一遍又一遍,唯恐遗漏了什么。

大一暑假,我的处女作在市报上发表了,虽然只是一篇千字小文,但我高兴得像个国王。一旁的母亲也兴奋不已:“让我看看,快让我看看!”我兴味顿减,冷冷地扔下一句:“你能看得懂吗?”然后悻悻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我后来才知道,她从父亲单位那一堆堆积如山的报纸里找到了登着我文章的那一张——这对于一个不识字的人来说,是多么不容易啊!此后,这张报纸便成为了我家的迎宾名片,而我也成为了她口中的“大作家”。

然而,事实上我并没有成为什么大作家,而是当了一名普通的教书匠。但这并不妨碍我成为母亲最大的荣耀。她带着这份荣耀随我进城了,一面照顾着我和年幼的女儿,又一面在屋后的乱石堆里抠出了一块篮球场大小的菜地。迎着我惊讶的目光,她搓着布满老茧的手,解释说:“自己种的菜,吃着放心!”紧接着,她又投入到了另一场忙碌之中……

望着母亲忙碌的背影,我的眼眶又一次湿润了,那一句话终于喷涌而出:下辈子,您还做我妈,好吗?

别人家的妈妈  
双牌县第三完全小学 龚明亮

生活

## 拧柳笛儿

□董宁

山野变暖,早春的风笑爽爽地吹来,万物便有了生机。

不经意间,岸边的垂柳便有了笑意,柳丝上挂满了密密匝匝的鹅黄珍珠儿。

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。”“碧玉妆成一树高,万条垂下绿丝绦。”春天里,柳是极具诗情的。在画意诗情里,我总会想起乡间的柳林和童年悠远的柳笛儿,心里流淌着乡村的质朴和童年无尽的欢乐。

村子东面有一条小河,岸上有一片柳树林。春来,柳枝飞舞,身姿婀娜。星期天或下午放学,我和小伙伴挎上篮子,带上镰刀,成群结队地去地里挖野菜。这个时候,我们总会跑进柳树林,在那里疯玩一阵子。

编柳帽是我们最爱做的事。取一根折下来的柳条,绕自己的脑袋编一个圈,再麻花状地缠绕数根,然后在圆环上横七竖八插满枝条。或直立,或斜飞,或下垂,很随意的样子。丰满的柳条盖住了脑袋,柳帽也就编好了。小伙伴们戴着柳帽欢呼雀跃,欢声笑语在柳林里荡漾开来。

在乡间,春风吹来的时候,孩子们总是要吹柳笛儿的。河边的柳丝开始泛绿,上面的柳芽儿一个个都嘟起了小嘴,星星点点地挂满了柳枝,掰开一个,里面是一脉水汪汪的绿,当毛绒绒的柳芽儿变成了细长如眉的叶片,乡间就有清亮亮的柳笛声吹响了。

柳笛儿又叫柳哨儿,做柳笛儿是快乐而有趣的。取来细柔的柳条儿,用随身携带的小刀切成一段,捏住枝条两头,向相反方向轻轻拧动,反复揉捏,柳皮就会在柳骨上滑动,与柳骨慢慢分离。等柳皮全拧动了,用嘴咬住柳条儿一端,缓缓抽出光滑的柳骨,手里便留下了软软的柳皮管。然后,把柳皮管的一端捏扁,刮去约一厘米的青皮,露出鹅黄的内皮,这样柳笛儿就做好了。我和小伙伴就含在嘴里使劲吹,柳林里便响起了清脆悠扬的柳笛声。

春到了,我总怀念乡间那悠远的柳笛儿。它吹响了春天,吹亮了春色,吹软了童年,更吹出了乡间的质朴与纯净。

美餐

印象



吴海明/摄

忆情

## 一年后,我重回教师岗位

炎陵县霞阳镇中心小学 黄艳妮

2019年深秋,我沿着街道散步时,时常遇见一位长辈,每次碰面,多半是礼貌性地打个招呼便走了。突然有一次,他慢了下来,和我并肩同行,对我说道:“你以前的学生很喜欢你吧?”“嗯?”我不解地望着他。“前些日子,我去乡下扶贫,遇见了你以前的一个学生。你离开后,她就哭着说要跟着黄老师来城里读书。”是谁呢?思绪乘着深秋的落叶飘啊飘,飘到了那所熟悉的乡村小学,记忆的闸门就这样被打开了。

21岁那年,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所乡村小学任教,离家约50公里。

记得初到学校的那天,有老师对我说:“我们学校已经好些年没有进过这么年轻的老师了!”我略带羞涩地打了个招呼,便提着行李去校长室

报到了。副校长从一堆资料中抬起头看了我一眼,想必是繁杂的开学工作令他忙得焦头烂额。“你是第一师范毕业的?专业是汉语言文学?”“是的。”“太好了!”后来,我才知道,在乡村学校,专业对口并不是常态。而我,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一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老师。就这样,开启了我孤独而灿烂的乡村教学生涯。

刚从大学象牙塔走出来的我,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,怀着满腔的热血与激情,对待工作总有使不完的劲。

在春天来临的时候,我们去校园里寻找春姑娘的踪影,一起完成“孩子的画与话”;夏天到了,我们一起唱歌跳舞排节目,庆祝属于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;秋天,我们一起走进田野山村,用“树叶和稻草画”留住秋天;

冬天,我们在感恩节时进行“护蛋行动”、在元旦时为在外务工的父母亲写贺卡做礼物……两年的时光里,我与学生共同成长,相互成就,在那所偏远的乡村小学里构建了属于自己的教育理想国。

2019年,我调至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文字工作。得心应手之余,我开始怀念起语文课本上的“天、地、人、你、我、他”,想念那群淳朴而不失可爱的娃娃们。

2020年,我重新回到了朝气蓬勃的校园里。“黄老师!黄老师!”孩子们兴奋地叫嚷着。看着这些笑脸,我知道,尽管时光在流逝着,我们的师生情谊却不曾改变。在这一刻,我明白了重新回到教师岗位是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。